

籌遼碩畫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五

庚申季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浙江道監察御史左光斗題爲憤辱徒有空言
雪耻未見實事謹昧死

上聞敬請

皇上何故棄天下諸臣何故棄

皇上之天下事日來接經略熊廷弼疏所傳奴酋
榜文搖亂我軍心鼓煽我將士中復有徽欽
等語耻辱我

皇上伏觀

明旨逆賊出榜招降橫肆詬侮朕心深切憤恨中外當事諸臣當勵同仇之義協力齊心亟圖殄滅以雪國耻毋得仍前因循怠緩自甘戮辱欽此仰見我

皇上留心東事卽

聖體未安惓惓不忘興言及此真

九廟之靈

宗社之福也職義憤所激更有說焉夫奴酋之辱

三年矣喪師數十萬不辱喪地數百里不辱
乃至今日而舉朝始知辱哉夢耶寤耶抑嚙
耶使實實知辱實實圖所以去辱矣今猶不
爲晚無奈其實不知辱何也且

皇上亦知徽欽之所以辱乎自蔡京王黼乘高爲
邪朋比固位童貫附之表裏爲奸排陷忠直
壅蔽主聰混亂海內馴至犬羊入室城下乞
盟割地行成恬然不耻全師再入舉室北轅
往返青城求免不得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

父子自離青城頂青氊笠乘馬每過一城輒
掩面號泣讀史至此真千載有餘辱不虞逆
酋引此規則以辱我

皇上也

皇上若真知此辱則必如天之怒萬物也有雷霆
焉有風雨焉下誤國之臣千理下哀痛之詔
于四方下犒賞之詔于遼東下求言之詔極
言闕失于中外旬日之間杳乎無聞只一尋
常銓印于

聖躬有何勞頓于

聖心有何籌度而執吝不發若與臣下爭氣然者從此不行一事不用一人不必人去

陛下已自爲孤注矣從來殷憂啓聖多難興邦舉動不宜若此卽患難君臣相倚爲命隔絕亦不宜如此經臣以死守封疆負病告急淚盡血隨師中三錫其恩禮之薄亦不應至此職竊以爲

皇上未知辱也閣臣造膝無言但効叩頭之閣老

作事屢錯人稱檢舉之相公止効婦寺之忠
不思社稷之重是閣臣未知辱也樞臣方寸
已亂伎倆久窮聽勘之賊臣公然見朝而不
問公然上疏而不問亂兵鼓譟于近郊逃兵
行劫于大路而不問撻伐之言徒美中樞之
畧無聞若令經臣輿疾入關請問何人出塞
再若中原乘間盜起請問何法消弭突如來
如焚如棄如是樞臣未知辱也新推閣臣枚
卜一年不下應

聖意之久疑銓印四票留中想

宸衷之積厭人言屢鬻其身已亦不愛其鼎是見
在之閣臣不知辱而將來之閣臣又不知辱
也由斯以談

皇上不辱則諸臣之精神振作不來諸臣不辱則
滿朝之精神亦提掇不起悠悠忽忽口裏說
過耳裏聽過眼裏混過日復一日月復一月
直到徽欽世界而後已不知

皇上誤諸臣耶諸臣誤

皇上耶職謂

皇上之救遼東也當如

聖躬之求醫汲汲召秦越人切脉審方既護其元氣又壯其神氣而後遼東可保也是壽國以壽身者也諸臣之愛

聖躬也當使安遼以安天下既無虞于肩臂又無虞于心腹而後

聖心可悅

聖體可康也是壽國以壽君者也所謂秦越人者

何先下冢宰次問平章次問樞密其餘參苓
以次佐使只在旬日間海內其有瘳乎若徒
曰尚未安曰俟少瘳云爾過此一番大家了
事職不知此數句票擬空言便能寒奴酋之
膽而繫其足否夏之攻宋也僅餘震武一城
不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

皇上若再不肯下冢宰不肯補三道是真無意于
遼東何不及早棄去而使逆酋留此病塊哉
職非不知

聖諭

聖躬在調不忍瀆言二三老臣落落晨星不欲盡
言正惟盜賊在門主人有疾婢僕忠于主人
敢匿不以聞而舍此二三長年又無可責備
者故始終以耻辱二字共相勸勉期于有真
辱則必有真事豈其忍求多焉萬一不幸爲
靖康之世則大家不免爲靖康之臣母論青
史凜然儋州之竄雍丘之節政恐當身不免
耳與其死于誤國寧死于匪躬若職固言官
死言者也

○遼東巡按陳玉庭題爲戍藩兵力遂單經臣孤
危實甚懇乞亟補衝邊道臣催發應援兵將
共圖防禦以無悞封疆事竊惟東賊之屢得
志于內地者惟以蜂屯蟻聚之勢合而不分
故以一股而玩我三路隨以併力而陷我開
鐵復以合衆而兼金白迨經臣熊廷弼初至
深明大勢洞燭夷情亟從道將之請厚集兵
力固結遼城六七十里外分營列隊築堤浚
壕併力防守賊局果變由秋至春未聞虜騎

入犯比首夏草青馬壯經臣恐賊圍藩之謀
耽耽未已也遂分馬步軍四萬俾總兵柴國
柱李懷信賀世賢領之藩陽相機築守旬日
間布置粗定而遼陽止遣步兵二萬馬兵數
千而兵力已竭狡夷偵知我兵專防東北轉
攻東南先將遊騎將沿邊撥夜撲捉將盡迨
至四月二十九日西虜以千衆由平虜堡搶
至郭三屯殺掠人畜動以首計而備禦戚效
忠竟以堵截聞也五月十五日東夷以千騎

由葦子谷入來犯鞏陽殺擄人畜亦以百計而守備蘇子忠竟以十五人報也五月十八日東賊復以千騎從東州堡入來犯花嶺山城居民盡被剋去遊擊劉世功復不以實聞也以上三臣除臣查確另行摘發外西虜抄花諸部乘我空虛又突以萬衆來攻西平陣傷軍丁以六七十計殺擄男婦以百數計剋去墩臺四座若非撫臣先事預防留援將黃鉞統部兵防守則合堡人民已爲清撫之續

矣由此觀之我兵纔分虜警遂至兵力單匱之形促襟露肘之勢且難掩諸虜之耳目何況狡黠如東夷哉狡夷知我情最真目下六七月之間必有一番大舉欲固遼陽則寬輟鎮江諸處各添一旅柰無兵以應也聯絡根本防護餉道則廣寧海州二處應各添一旅復無兵以應也則向經臣所請兵十八萬討將九十三員原自無多及撫臣請廣寧海州各添兵戍守原非無見何閣部諸臣迄無以

應也然非獨此經臣謂武臣不可獨任戍藩
之日親督大將同往相度機宜指授方略旬
日始還瀕回復留監軍道邢慎言固守其地
謂奉集爲賊入要路復以柴總兵領兵萬衆
扎屯其間而以監軍道高出同彼料理而道
臣無一人在矣至補分守開原兩道改贊畫
爲監軍道新添置金復道皆救時急務何閣
部諸臣竟不推不補也經臣見贊襄無人而
鎮守李懷信屢以病告叅將韓宗功以久疾